

◇青春纪事

最靠谱的“外援”

[扬州]木痴

1996年的秋天,我来到内蒙古丰镇市工作。作为一个外地人,这座西部小城的风土人情与饮食方言,都有着让我难以融入的陌生感。直到我遇到了丰镇消防足球队。

那天,轮到我休息,我正盯着路边卖刀削面的摊子发呆,忽然听到整齐划一的“一二一”声音。抬头看,两列队伍正从消防队大门里走出来,左边一队人身穿红色球衣,右边穿白色球衣,两支队伍都走进对面丰镇中学的足球场。

见到是踢足球队的队伍,我立刻来了精神,跟着走过去看热闹。

场边有人高喊“分组对抗开始了”,红衣队伍里少了一个人,戴着队长袖标的人急得团团转,在那喊:“哪个后生上来凑个数?会跑能踢就行!”

周围的观众都笑着摆手,我见状,脚底板发痒:“我来!”

队长上下打量我一眼,没问我是谁,就把一件大号红球衣塞过来:“就你了,踢什么位置?”“就踢前锋吧!”我一点也不谦虚,脱去外套,套上球衣,直接站在了中线开球点。

哨声一响,我触球的瞬间,感觉整个球场都活了。白衣队的队员在我控球时就上来合围逼抢,用身体冲撞我,甚至飞

铲,但都被我带球灵活地躲闪开,只听见队长在后面喊:“往左边带。”左边的队友已经跑到位,我一脚传球,球速度分毫不差,队友却没停住,球滚出了边线。我正要懊恼,队长的声音又响起来:“没事,磨合少了,但传球意识有了,再来!”

下半场的时候,我开始冒汗,喘着粗气,很久没有踢球了,今天踢全场,体能就有点跟不上。放慢脚步调整的瞬间,看见队长还在那不知疲倦地奔跑。忽然,他把球传到我脚下,大喊:“快射门!”我盯着飞来的足球,抬脚就射,用脚弓兜出一记“香蕉球”,足球直挂球门远端,白队守门员鞭长莫及,当球撞在球网上发出“咚”的一声时,整个球场炸开了锅。红衣队的队员们扑过来把我按在草地上,一点也不生分,我这个新队友和他们相识的时间还不足70分钟!

散场的时候,队长把手上的桔子汽水塞给我:“以后周末,你都来,我们队就缺你这样的前锋!”接着挨个向我介绍队友。

原来,足球训练是消防队提升体能的老传统,那天,恰是消防队的月度对抗赛,红衣队有队员因为出警晚到,才少了一个人。我这个偶然闯入的外

省人,机缘巧合,成了他们嘴里“最靠谱的外援”。

后来,每个周末,我都会准时出现在足球场。和这群消防员一起奔跑、传球、射门,我渐渐知道了谁是队里的“拼命三郎”,谁是最擅长精准传球的“齐达内”,谁是擅长讲笑话活跃气氛的“讨喜宝”。他们也会拉着我去吃巷子里最地道的刀削面与饅饅,教我丰镇的方言。

现在再想起1996年的那个周末,原来,所谓的“局外人”,从来只是自己心里的一道坎。当你站在球场中央,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时,风也会为你开球,而这座小城,也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

那件大号红球衣我一直留着,它不是什么珍贵的纪念品,却藏着一段滚烫的回忆,关于一群可爱的消防员球友,关于一个外省人在西部小城找到的归属感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奶奶的来电

[徐州]徐安妮

2016年,我第一次接到奶奶的来电。

那年村里的座机尽数退役,笨重的机器缩成一张轻薄电话卡,八位短号升作十一位长号。姑姑为不识字的奶奶备了一部老年机,号码人名都能自动语音播报。

自此,奶奶不必再枯守铃响,终于有了主动拨出电话的权利。这场小小的变迁,让在县城读高中的我最为受益。周末归家,一通电话便能等来接站的奶奶。

彼时我被学业压得满心焦虑。一次,奶奶追着开动的车塞来热包子,我刚返校,她的电话就到了:“读书本不易,你只管尽力就好。”一句话,让电话这头的我泪流满面。

她备好的吃食,村口等候的身影,温热了我整个求学时光。

爷爷离世那年,我刚好高三毕业,远赴千里之外读大学。奶奶便守着老宅独自度日,春除草、夏打药、秋收板栗,终日在田间劳碌。隔着千里的距离,我们的联络全靠那部老年机,每次通话她总耐心听我絮叨校园琐事,自己却鲜少主动拨来电话。

直到某天,我收到一台全新的平板,随即她怯生生的声音从听筒传来:“妮儿,没打扰你学习吧?听人上说网课要用,我托人买的。只要你想读,奶奶砸锅卖

铁也供你。”

我心头轰然一震。一个不识字、靠板栗营生的老人,要攒下多少辛劳,问过多少路人,才买下这超出她认知的物件。从此,贫穷再未让我心生荒芜,只因这份沉默磅礴的爱,早已将我的心填满。

我考上研究生,又考上教师编,步履匆匆间,总对奶奶催我成家的话心生烦躁,屡屡顶撞。她只轻声说:“你成家,我就放心了。”

今年我结了婚,奶奶已近八十。她的来电,从挂念我一人,到惦记我的爱人。而她的语气也愈发小心翼翼:“有空吗?忙吧?忙就挂。”像个怕犯错的孩子,生怕一开口就被嫌弃。

她开始在电话里说头晕腿疼,说在老宅种地时忽然天旋地转,强撑着挪到路口,只为万一出事有人看见。我要接她来身边生活,她却第一次同我争吵:“我哪也不去,你爷爷埋在这里,我要陪他。”

我教她用上人工智能作伴,之后她的来电,果真少了些。某日铃声再响,她轻声说,是软件提醒她,想我了,便打个电话来。

现在,那部能自动播报姓名的老年机,依旧陪伴着她。

铃响之时,它依旧会清晰地唤出我的名字。

